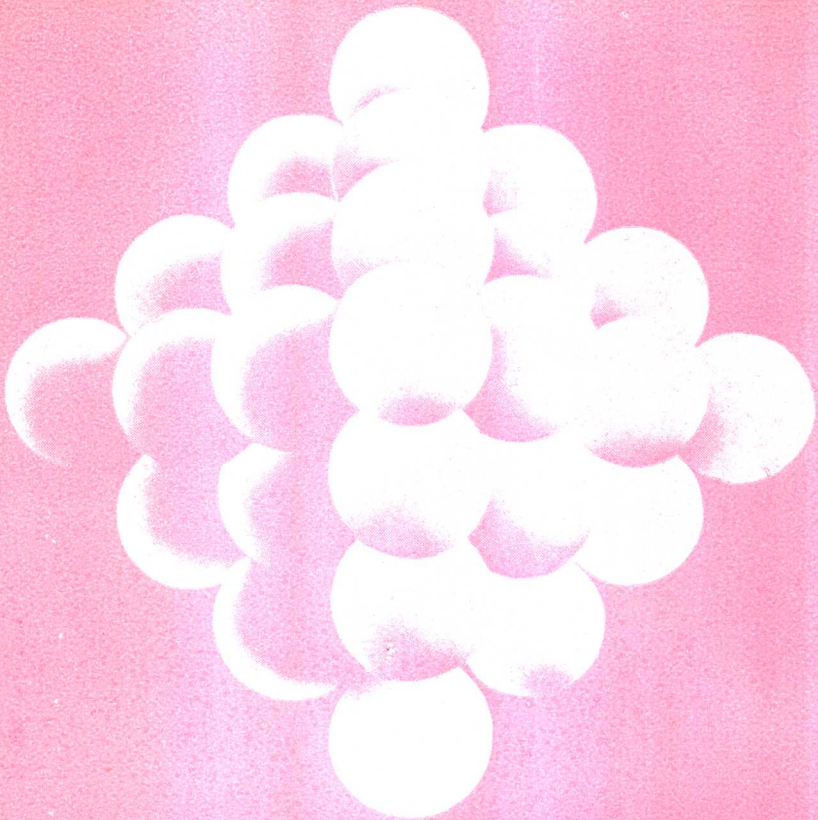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慈慶鄭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991367

99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鄭慶慈自選集

黎文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鄭慶慈自選集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99

著者：鄭慶慈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高雄市五福路九五號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九二〇元
平裝新臺幣九二〇元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插	內	內	蝴蝶	封	排	裝	版
頁	頁	封	頁	面	版	訂	本
：八	：五	：八	：一	：一	：新	：穿	：三
○磅	○磅	○磅	○磅	○磅	○磅	線	十
雙	大	模	模	五	五		二
面	康	造	造	宋	宋		開
銅	米	紙	紙	15	15		
版	黃	加	加	42	42		
紙	色	印	印	字	字		
	書	淺	淺				
	紙	灰	灰				
		色	色				

北師附小同父母合影



全家福
先生莫璨博士 子思齊

真正的投稿却是來到美國唸書之後，馬利基大學幾年除了得到物理學博士外就是學會了看英文書和投稿。飄泊在異鄉的痛苦，對祖國故土的思念。身在海外，心在祖國。願意借此亮筆將這份情懷記下。

在我看來，小說是該寫典型社會中的典型人物。我看不到不少物質享受上的富翁，却擋不了精神上的虛無。有的人追求功名太切，損壞欺騙了別人，最後歸於幻滅。又有多少人為生活的重担壓倒而放棄的掙扎。所幸世界上還有不少溫暖，友情的可靠，同情心的可貴，希望能夠借着一些故事反映出來。當人們知道受苦者不只是一個時，希望也

自傳

寫作在我來說是件理所當然的事，也許是因為我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。父親鄭學稼先生是老作家，學問淵博，從經濟歷史寫到時事分析，從哲學理論談到文學批評。小女兒雖才疏學淺但看到一疊疊的稿紙也很想將他填滿。

如果寫作的動機來自父親，那寫作的技巧和對文學的興趣來自母親。當一般母親教女兒們女紅家事時，媽媽卻教我唐詩宋詞，古文觀止。以後中學進入北二女中，升學壓力雖大，唸理工科風氣雖盛，但母親卻從無間斷的介紹我世界名著，從俄國屠格涅夫到德國歌德，日本的芥川龍之介到法國的羅曼羅蘭。以後雖然我以科學為職業但從未疏遠文學，全是因為父母親給我的鼓勵和教導。

真正的投稿卻是來到美國唸書之後，馬利蘭大學幾乎除了得到物理博士外就是學會了看英文和投稿。飄泊在異鄉的痛苦，對祖國故土的思念。身在海外，心在祖國，願借此禿筆將這份情懷記下。

在我看來，小說是該寫典型社會中的典型人物。我看到不少物質享受中的富翁，卻擋不了精神上的虛無。有的人追求功名太切，損壞欺騙了別人，最後歸於幻滅。又有多少人被生活的重擔壓倒而掙扎。所幸世界上還有不少溫暖，友情的可靠，同情心的可貴，希望能借着一些故事反映出來。當人們知道受苦者不只是一個時，希望也在絕望中再生了。

寫作對我是件嚴肅的事，不論我們在地球的那一方，從事什麼職業，不要忘記我們偉大的祖國，我們可以犧牲自己，放棄自己的理想，但不能不愛中華民族。沒有了祖國就是沒有了一切，那才是真正的冰點。我無才能，不能做什麼大事，只能以我的筆在復興文化，民族爭自由爭平等上盡一點心力。

■	■	■	■	■
校	編	主	作	封
			家	面
			素	設
對	輯	編	描	計
：	：	：	：	：
羅	羅	李	田	李
愛	慶	愛		國
萍	慈	萍	牧	原
				初
				豐



作者六歲時同母親攝於臺北



同父親攝於華盛頓宅前



奴隸	母親的畫像	選擇	風鈴	自傳	手跡	生活照片	素描	目 錄
三	七	三	一					

結	一〇三
陽光	一三三
荒漠甘泉	一四四
金牌	一六七
戰友	一七七
新生	一八九
迷幻藥	二〇五
心靈的枷鎖	二三一
媽媽，我愛您	二三五
那對忠實的眼睛	二五三
犯人的自述	二六五
結婚的禮物	二七七
考驗	二八七

風鈴

• 鈴 風 •

鬧鐘的鈴聲驚醒了熟睡中的康玲，她懶散的翻個身，習慣性的伸手將鈴聲按掉，又昏昏的睡去。心想：急什麼？再多睡幾分鐘吧！反正要真的來不及了，媽媽會把她穿的衣服，涼好的稀飯端到房間裏來，她可以在十分鐘內梳洗好坐上爸爸的車上學。又過了好一會，奇怪怎麼還聽不到媽媽輕柔的腳步聲，倒是房門上敲了兩下：「康玲，我們十分鐘內出發，你今天不是要去註冊嗎？」

她一骨碌的翻下身來，滿室的陽光，房內精巧的家具，和餐室飄來咖啡的香味，告訴她這是美國而不是臺北。對了，她不是昨天到了邁阿密，嬌嬌還親自開五百哩路車來接的呢！她走到和房間相連的浴室，用那精緻的、刻成玫瑰花形的香皂洗了臉，換了衣服向外走，只見嬌嬌和十五

歲的明明，十七歲的明莉，都準備好坐在沙發上等她。嬌嬌見了她，站起來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走吧？她差點叫出來：我還沒吃早飯呢！她下意識的向餐桌望一眼，顯然他們都吃過了，明莉像是猜中了她的心思似的：「本來我是想來叫你的，但媽媽說，也許你想多睡一下而不吃早飯，你有選擇的自由，因此我沒有叫你。」

嬌嬌見她呆站着，說：「明莉，康玲才來，你英文說的那末快，她聽不懂。好！我們走吧！」

他們坐進了車，明莉向她笑一下，抱歉似的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下次會記得說慢一點。」接着明莉又重複一次剛才說過的話。康玲只感到全身發涼，心想：這下可真是嘗到了客人籬下的滋味了。

嬌嬌開車開得很快，先送明明去了學校，明莉去了時裝店，說：「康玲，我送你去註冊的地方，然後去上班，心理系是在大停車場對面的白色建築裏。你註完了冊來我辦公室。」說着給了她一張地圖並指給她看。

她接下道了謝，不知該再說些什麼。嬌嬌不再說話，只是專心的駕駛，她卻不自覺的暗中打量嬌嬌。她該有四十多歲了，但看上去多年輕，長髮自然的盤在頂上，一件深藍色簡單的洋裝顯得她樸素而雅緻。記得第一次見嬌嬌是她高中畢業那年，嬌嬌去日本東京開會來臺北看她們，她

早就聽說她嬌嬌是有名的心理學家，沒見面前她把她想像成是嚴肅傲慢，不可一世，冷酷可怕的「權威」。但當一位安祥美麗，微笑着的女士出現在她面前時，她反而不知怎麼辦才好，暗中預習好多遍的歡迎台詞都忘得一乾二淨。大人們談天吃飯，她只在一旁靜坐着，不時用無比愛慕的眼光，羞澀的看着嬌嬌。

嬌嬌臨走時，忽然轉過身說：「康玲，你大學準備唸什麼系。」

緊張之下將文學說成了心理，只見嬌嬌笑着說：「好極了，大學唸完了，如果想唸研究所，不如到佛大來，你可以住在我家，也好有一個照應。」康玲很想說什麼，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一味笑着點頭。但在她離去後，康玲想：如果有一天，我真能成為她一樣多好。於是她的志願從文學改成心理。

大學四年快樂的度過，大四時，她選了書報討論，每當林君如的名字被老師提起，她是多麼驕傲而興奮，真想大叫：「啊！林君如是我的嬌嬌啊！」

嬌嬌將車停在一條長龍前，微笑着說：「康玲，這是第一站，領資料袋，然後你順着註冊程序一步步做好了，這是我電話號碼，有什麼事打電話來，祝你好運。」

她看着嬌嬌車影消失，站在隊伍中看四周黃髮碧眼的陌生人羣，孤單的想哭。領了資料袋，看看那張程序單，才想到忘了帶字典，只能看懂六成。她見到在前面的男孩向那寫着「2」的木

牌走去，她也跟過去排在他的後面，沒有理會別人投來驚奇的眼光。

那男孩忽然回過頭來，惡作劇的笑着說：「女士！你要志願從軍嗎？」

四週的人都笑了起來，她又羞又惱，完全莫名其妙。她後面轉男孩說：「你排錯了隊，這是男士們申請緩役的隊，你領了資料袋嗎？你該去系裏找指導教授簽字並選課。」

她走出了隊伍，拿出地圖，但是她連方向都弄不清楚，以前她到那兒都有爸爸開車接送，完全不用她花心思，她真想大哭。

又是那個和氣的，帶有南方口音的聲音：「小姐，您那系？」

她一抬頭，見還是那男孩帶着笑站着，絲毫沒有嘲弄的意味，她像是遇到救星似的說：「我是心理系的新生，不知系館在那裏。」

「真巧，我也是心理系，如果你不在意，等我這兒弄完一起去。」

康玲這下輕鬆了，只聽他說：「我叫羅勃可漢，叫我巴比。請問你貴姓。」

「康玲，我的英文名字叫莉莎。」

「我叫你康玲好嗎？這名字好好聽，像是微風吹動一串金色的風鈴。」

他發音有點奇怪但十分悅耳，她從來沒有想到她的名字有那麼好聽。

他倆穿過學生活動中心，向大停車場走去，他說：「我是研究生四年級，在做論文，希望明